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20



文庫 11
D 256
20

48-11083

010190561289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曰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公而有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李士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

洗沐正義曰漢書曰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譎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



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

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

試之下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

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

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

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

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

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獵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

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

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

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

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

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

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

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

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

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

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

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

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熾趨熾趨猶足恭也而言索隱曰熾音熾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

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

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

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苕苕棄於

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

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

策定卦按式正某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

地之辰故云旋式某者並之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

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之不

而後有故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

下治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

之下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

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

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

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

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

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

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

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

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

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

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

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

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

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鳴鳴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

音暢禁音蔡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

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

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

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

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精而要之王逸云精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

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

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

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

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

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

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

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本根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

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者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

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

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

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當

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

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

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

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

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

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

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
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
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
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
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
以五行為主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終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崩成侯曰老龜策列傳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
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
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下筮斷以蓍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下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本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南收百越。下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

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

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

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

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

覺奸窮。亦誅二族。夫捷策定數。徐廣曰。捷音逢。一作達。○索隱曰。逢謂兩手執著。分而劫

之故云。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

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

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下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黃帝戰于阪泉

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

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十四年

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

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

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持音倍音偏信禎祥者

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

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

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

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莖著百莖其生獸無虎狼草

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

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

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

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

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

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

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

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

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著即藜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

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

靜無風以夜梢鬼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

徐廣曰籊籊也蓋然火而籊籊也

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

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

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

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

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

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申古

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

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

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

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

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

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

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

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

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

生珠而岸不枯者

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潤澤之所

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龍伏之

徐廣曰許氏說淮南

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

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

云蚘龍屬音決○索隱曰蚘當爲蚘音龍注音決誤也

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

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

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

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索隱曰臚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

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后朱方

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

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

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

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下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林中者

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一孤反

齊戒以待譏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

待恒疑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

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

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是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

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

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

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

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

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

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徃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

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

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

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系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

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

平而問之。系隱曰宋元王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

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

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

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

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

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曰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

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

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

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

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

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

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

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

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

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二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

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
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
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
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
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
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
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
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
實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
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

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
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
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
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訑音七和反○索隱曰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
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
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
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
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
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

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

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

詩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

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

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

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

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耰○正義

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

正義曰說文云園者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

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

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

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音積

曰彊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

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

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

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

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

萬曆二十二年刊

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
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
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
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
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
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怨死偷諛於傍國危於
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
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
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
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

器象著而美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美連或聖人

剖其心壯士斬其脗脗音肅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

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

其言近妄無容問更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

別有太子名歷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

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

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遠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

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涪音館一作是人皆富有天下而

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弱

不用忠信聽其謏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

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見此五言為桀作也。

象即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務，費人也。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

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
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素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贊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
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
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
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
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也聞于傍鄉殺牛
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
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故云神不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

下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
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
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
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
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
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蠅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及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之略有逢蠅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
柱折天故母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鬼知
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
於天下辱於二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

辱於鵠郭璞曰鵠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鵠反腹者鵠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

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蜘蛛似蝗入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也竹

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

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甲酉旬中無甲寅旬中無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黃金有疵

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

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

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曰一云為屋成久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陳音仰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久一瓦以應天循陳列而居之以

憑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於物之不全也乃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

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

十二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不至

首僂大者皆首僂大者皆謂兆之狀也四月 首仰索隱曰首仰起足開 脣開索隱曰

五月 橫吉

謂兆足 首僂大 免兆首伏也

龜曆二十四年別 道藏列傳六十八 十三

首僂大

正義曰僂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下及殺龜日中如食巳下暮昏

龜之微也

索隱曰微音叫謂微繞不明也

不可以下庚辛可以殺及以鑽

之常以日日祓龜

索隱曰祓音發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清水澡之

以卵祓之

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

祖

徐廣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耳

人若巳下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

立灼以荆若剛木土

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祓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

上字八口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卯指之者三

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卯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

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

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黃

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通而灼故有煇名一音煇言灼之以燻如階梯也黃者以黃練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也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

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

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

尺二寸

卜先以造

徐廣曰音龜也

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

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止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各三

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

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

數刺

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覆也皆放此

莫如汝

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

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叔人皆上偶不得發

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

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

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脛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

不死首仰足脛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

死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

兆首仰足脛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脛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

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脛首仰身首徐廣

曰一作簡字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脛首仰若橫吉安安

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脛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脡脡勝有外不見足開首
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脡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脡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
脡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
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
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
孰足脡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脡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
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
身節折足脡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
脡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下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

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

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居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吉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居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求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居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居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徒
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
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
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
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者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徒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過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脢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室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無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來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無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胷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家室
不言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
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

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吉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胗以占病
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
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
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

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下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
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
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
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
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公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胎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
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
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首仰足脢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
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諸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外者人也

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
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脢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
足脢者不至行者足脢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脢
者不得繫者足脢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
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編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宗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繫母罪行行來
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可居
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微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母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脰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
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十經
失大一日不死

策列傳第六十八終

史記一百二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雞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

漢書二十四年列

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穀音谷，籒反，穀木名，皮可。旄玉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枹梓。索隱曰南薑桂金錫。

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鬣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

州龍門縣碣石山。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

往山出碁置。玄隱曰言如置碁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

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積

其下有鐵山上有鈔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礬石其下

有金。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也。索隱曰徵者求也。謂

之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

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

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闕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

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子。索隱曰子即與言貧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

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人民寡於是。太公勸

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

富饒能冠帶天

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岳之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

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則相

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位

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

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有得勢益彰失勢則

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

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自至之君尚猶患貧而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

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

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云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

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蓋所著書各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

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

耳計然曰知鬪則珍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

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

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

易腐敗而食之貨勿蓄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

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其必貴與乘時取之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

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

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

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變名易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

齊之燕子皮乃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從之蓋范蠡也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亦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為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

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曰韋昭云四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

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

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徐廣曰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萬萬也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併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

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饗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

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

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之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蠶出取帛

絮與之食索隱曰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

至年旱明歲美至西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

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

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

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荷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

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荷氏故曰倚頓○索隱曰監音古按周禮

齊曆二十四年刊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鹽人云共苦鹽。杜一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鹽自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荷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菘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瓦。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其河東者花鹽池中雨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其池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馬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私。池中文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明洞徹年貢之也。

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名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繪物。閭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眾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閭獻猶私獻也。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 韋昭曰滿谷則其不復。○索隱曰谷音傲。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

清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眾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訾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

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

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池山澤之禁。是以富

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

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致為邪

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

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隴正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字獻孝

公徒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

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

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饒庖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累亦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出

銅鐵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

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

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易言以所多易其財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畷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正義曰要音菁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

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

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

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

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

穡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程

穡所居三州蓋白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種代石北也

高祖二十四年刊

七

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於
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
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音灼曰慎音慨伎音
以上名疆直為慎中也○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

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

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羯音兒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

捷捍而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

椽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北賈趙中山索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滯地餘隱民俗懷急徐廣

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即椎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多

美物徐廣曰美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

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

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野王好氣任

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一都會也南通

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

言如雕

性之捷得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

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則生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壤千里宜

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

也其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

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上

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了菜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了菜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

浴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齷反又音制齷反頗有桑麻之

饒無林澤之饒地小人寡倫魯畏罪遠邪及衰好勇趨

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屬

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

陶正義曰今曹州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昔堯

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

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

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

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夫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

今荆州也言從沛郡今荆州也言從沛郡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西至荆州並西楚也西至荆州並西楚也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故郢都正義曰荆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

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許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同徐僮取慮二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彭城以東東**

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縣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

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

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

溲二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

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郡都縣故郡城在潭州**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潭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帝所

豫章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曰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

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一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

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

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涇丈夫早天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都陽有之○正義曰括地云江州潯陽縣有

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

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徐廣曰山在管道縣南**蒼梧以**

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

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徐廣曰山在管道縣南**蒼梧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儋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音今廣州亦其一

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蝦離支之屬牛馬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南陽皆地也夏人

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還不軌

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書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商州

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買其任俠交

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詬

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則出石鹽及地鹽鹵領南

沙北正義曰謂漢之北也自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遵反除草也○正義曰言風草

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

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贏○索隱曰贏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糶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蟹民多採捕積聚

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糶之方言脩太史公書不待買而足

述地云乃故云果依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

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此是賦徐廣曰音紫皆贏苟且墮賴之謂也駟案應劭曰皆弱也音弱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贏蚌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

不為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

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
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
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
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
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徐廣曰鷲
作汎
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操

鞅躡利屣

徐廣曰榆音史躡一作跣躡音
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

目挑

正義曰
田鳥反

心招出

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
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
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
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
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
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
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
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

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

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音律戶二百千戶之

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饗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五匹○索隱曰按馬有

蹄際千所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千足羊澤中千

足麋韋昭曰一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

正義曰言陂澤養魚陂音波漢書作陂音同○

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

樹棗燕秦千樹粟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

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若千

畝厄茜余廣曰厄音支鮮文也茜音倩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

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

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

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饒爭時正義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正義曰釀千兌醢醬千塊徐廣曰長頸罍○索醬千甌
酤醢醢云酒酤徐廣曰大罍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
康曰儋石甌石甌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監反

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薪橐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竹竿
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竹竿
音曹棧○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

木千章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其駟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
義曰上音選說文云

輶小車也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木哭鬃者千
枚徐廣曰鬃音休漆也○正義曰謂云以漆物謂之鬃又音許昭反
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精漆即鬃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鬃

盤朱兩義並通也銅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厄茜子石徐廣曰
斤為石駟案漢書音馬蹄躑徐廣曰躑若弔反馬八膠音料○索
義曰素木素器也小顏曰躑口也蹄與口共十則為二百及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
與千戶侯等此蹄躑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一百則躑謂九躑通四三

而成一馬所謂生牛千足羊羸千隻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
之徒十有三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
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

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
○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漆千手
非白疊也蒼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麩麩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豉名有硃孫叔敖鮑魚千斤
云硃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硃音貽

萬曆二十四年刊

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齊鯨魚與鮐魚也。○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鯨音齊禮反刀魚也。鮐千石鮐千

鈞徐廣曰鮐音鮐鮐魚也。○正義曰鮐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鮐白也然鮐鯨以斤論鮐鮐以千鈞論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鮐是雜者也徐云鮐脾魚也脾並各反謂破開中頰尾不相離為鮐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為之者也。棗栗千石者

三之正義曰謂三千石也言棗棗二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貂正義曰音影。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不取。千貨金

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也謂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會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會其外利比于乘

家貪賈二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賈故得利少而不得三廉賈貴而賈賤乃

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佗雜業不中

什一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

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趙。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

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右蹲字作

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卬州臨卬縣其地也又沃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郡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乃求遠遷致之臨

卬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

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者也。至僮千人田池射

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權譽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萬曆二十四年刊

新刊

一五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閒暇也然嘗富得過當愈於織齊正義音

色商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利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

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說有拾仰有取貫登行賈徧郡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桀黠奴人之

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

母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稱謂曰寧欲去作氏有爵形將止為刁氏作奴子無發聲助語言其能使豪奴

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饒漢書音義曰饒音義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

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

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

在此諸國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

林賦云西馳宣曲當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賦為督道倉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

在京輔今闕其地也

漢書二十四年刊

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

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織齊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

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掘冢

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

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蘆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而郅氏鼎食

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各酒削謂摩刀以案漢書音義曰治刀

水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大官常以十月作弗湯

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馬醫淺方張璠擊鍾此皆誠

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

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

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工商是管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邊縣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以藏也

音校穿地楚漢相距棗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

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

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

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異則身不得飲酒食

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

邊塞土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容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

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上斥候卒也唯此

人能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

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請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

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禮反貸假也音呂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汪齎所給也子錢家以

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

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

大賈大抵盡諸田田齎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

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一作叔又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

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二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

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教大光照四海又爾雅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

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一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竇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

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

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

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

爵屬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趙法盛晉書

及司馬氏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趙者何法盛

系本名凱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傳劍也蘇林

司馬氏系小皆云名凱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以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

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傳言手傳論而知名也崩贖

其後也正義曰五惟及如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

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靳一作靳

○索隱曰錯音七專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

各反靳音紀豐反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

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

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

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刪贖之孫印為武信君將徐廣

耳傳云武臣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書魏國司馬無而徇朝歌諸

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贖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

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澤為漢市長

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

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

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

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如淳曰漢儀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註太史公武

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

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

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

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

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

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

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

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

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言談

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

秩二百石然及韋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

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

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牛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

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誦悖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也乃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要辭天下致

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

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

或有傳習省察或有省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馴案李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

徧循索隱曰徧音編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

萬曆二十四年刊

而少恩然其止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

而善其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

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止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

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

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

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

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

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

曰知雄可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釋此而任

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曼曰

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

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二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二等茅茨不翦

正義曰屈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櫟椽也食土簞

曰一作溜駟案服虔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啜土刑糲梁之食糲音刺韋昭曰糲確也○索隱曰服虔云糲鹿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

曰土簋用土作此器○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

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簋針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亦藿豆葉也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

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

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

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視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

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呼謂煩也○如淳

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

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

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

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其辭難知正義曰幽

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

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

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

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自明

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音

不聽窾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明本反混混光耀天

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

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成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

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詩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

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正義曰括地志云石晉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丞以文王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籊谷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岩石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啓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探不見底闕九疑索隱曰山名

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闕九疑索隱曰山名

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獲

萬曆二十四年刊

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

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

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卒二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物志太史令

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

也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則萬靈罔

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政歷於明堂班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謂遷也先人司馬談也 自周

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

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

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系論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

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則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

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向空聖賢盈朝孔子之沒二千歲

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註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

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索隱曰案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

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一百四

萬曆二十四年刊

遠矣。○正義曰：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北涉汶泗，正義曰：沅水出朗州，北涉汶泗。

水出兖州東，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嶧在道州北，東北入海。

北而南，歷魯，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危困鄆，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

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陳蕃子逸為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又山也，鄆音皮，鄆都薛三

魯相，改音皮，薛彭城，縣屬魯，○索隱曰：鄆本音蕃，案田襄魯記云：靈

帝未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

其說，則蕃改都，都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都

國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擊

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不得與從事，正義曰：擊

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故發憤且

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

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

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劬之風，達太王王季

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

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宋平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三

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

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

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夢逆匹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成而云成數字誤也

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萬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弑

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

云差以豪釐繆以千里駟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護而

萬曆二十四年刊

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
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而乃不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義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追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
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
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
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
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邵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

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

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

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二年乃七年也而大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

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繼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

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索隱曰案請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約而約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姜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二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

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

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禮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繼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堯舜各成法度唐

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

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

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三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

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

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牒不明有

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徐廣曰一作云一也天漢序曰敬也

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牒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
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
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戶好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比樂書以述來古
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

紂紂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

律呂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

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

第三

律呂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

忽索隱曰秦忽者忽文之微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於忽之間不容翫忽也言翫忽也言翫忽衍字耳○正義曰翫匹遙反冷立曰匹忽反字當作

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曆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五家之文悖異索隱曰悖音反悖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雜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各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

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消肖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口雖衰也○正義曰肖音消

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

羣人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大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

謂大公繆綢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

彭反言呂尚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音武番番黃髮音武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

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徐廣曰闕一云監解一作遷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云監解一作遷

嘉父之謀作齊大公世家第一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旦

金勝作周公世家第一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疆索隱曰蔡叔度

曰大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胡曹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

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傾不寧

索隱曰衛傾公也

南子惡剽贖子父易名周德里微戰國

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

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

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誠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感退行剔成暴

虐

徐廣曰宋剔成君生餒○索隱曰剔音湯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大師作宋

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

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

卒滅

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

專權

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

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

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正義曰楚莊王都陳

既赦鄭伯班師華

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

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

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

文身斷髮鼃鱓與處

索隱曰鼃

音元鱓

既守封禺

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

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

種蠶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

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寧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為反佐文

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

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

時諸侯力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雲雲蒸卒

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宗諸竇栗姬偵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

祖正義曰游楚王交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邪怵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

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

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屬之內溢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

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臣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

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

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老八後世遵其法作商君

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

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

徐廣曰一作襄

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

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

徐廣曰苞一作施

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

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

衰

徐廣曰一作壞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打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二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賴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

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

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

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諳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

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誦音近○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尋也而信威於疆秦推賢

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疆齊之讎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燕

顏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漢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其此字從蒯是又音其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權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渾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

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於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頓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曰葆音保

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

藩音普 寒反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

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為

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符之間文辭繁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

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木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概信不倍言

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

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李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

徐廣曰一作總

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

無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

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

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二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

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

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叔孫

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

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

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

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

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

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

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忽稱重黎以重天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

是歷代之職恐非貴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子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考論之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

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

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

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二十幅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幅咸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被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倣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

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栢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小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藝也○索

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

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

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天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

百字

書舊儀注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遇武

大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善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斬刺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原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遠分歷述以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終 史記一百二十



